

1919 親歷與 反思

民國時期
「五四運動」
文獻選編

陳獨秀 胡適等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出版說明

又到一年「五四」時。

1919 年那場著名的運動，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一百年來，「五四運動」從來不曾遠去，每一年它都會重回我們的視野；「五四運動」亦從來不曾清晰，對它的定義始終眾說紛紜。那麼，當我們談論五四的時候，我們在談論甚麼？——一次事件？一種精神？還是對現代中國持續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

放眼宏大的歷史空間，五四運動絕不僅僅是孤立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它是對民主科學、自由精神的追求；是對黑暗政治、民族危亡的救贖；是對「少年強則中國強」的擔當；是開啟中國新命運的轉折點。正如國際著名五四運動史專家周策縱所講，五四運動「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這一切都是由下列兩個方面因素促發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和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種學習西方、試圖從科學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國的傳統以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企望。」（〔美〕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本書力圖穿過歷史，回到 1919 年的原點，透過梳理那代人最真實的經歷與回憶，回顧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語、「五四」天安門前湧動的學潮……還原一百年前這個國家最鮮活的青春記

憶和命運抉擇。

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中國社會各界即開始以各種形式記述、討論、評說五四運動。一百年來，「五四運動」研究可謂論著紛呈，成果輩出。在甄選的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五四」史料浩如煙海，蒐集整理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眾多的「五四運動」研究者為之付出心血，感謝他們給予了本書豐富的養分。

本書所收錄史料均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時期親歷者著述，真實珍貴。故於選用時，盡可能忠實於原文，遇個別字、詞雖與今通行用法有異，亦尊重史料時代性，未據今修改。部分史料因篇幅較長，編者酌情節選並自擬標題，於文中予以註明。個別重要文章經多方查找未能與作者（家屬）取得聯繫，然慮及史料的重要性，為致敬先賢，仍收錄於本書中，一俟落實聯絡方式，樣書及稿酬即如數奉上。謹此說明並致敬意。

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目 錄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

《新青年》發刊詞：敬告青年	陳獨秀	002
新文化運動是甚麼？	陳獨秀	009
回憶《新青年》和白話文學	魯迅	015
Pan···ism 之失敗與 Democracy 之勝利	李大釗	019
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	胡適	023
陳獨秀與《新青年》	傅斯年	034
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	羅家倫	040
新文化運動的黎明時代	常乃惠	050

中國外交折戟巴黎和會

中國代表關於山東問題之說帖	顧維鈞	056
報告山東保留案遭拒電	陸徵祥	062
在巴黎會議對於膠澳問題中國提出辯論之詳情	北洋政府外交部	064
巴黎和會失敗拒簽約	曹汝霖	070
青島交涉失敗史	高一涵	077

「五四」學生運動現場直擊

「五四」學生宣言	北京學生界聯合會 等	084
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北京大學) 羅家倫	088
回憶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	(北京大學) 方豪	099
五四運動之回顧	(北京大學) 朱一鶚	104
五四運動紀實	(北京高師) 匡互生	114

在五四運動中	(清華大學) 王造時	128
「五四」之日	(中國大學) 王統照	136
北京五四運動回憶	(北京工專) 尹明德	145
補記北京學界示威以前籌備之情形	《救國日報》	156
山東問題中之學生界活動	《晨報》	158
學生界事件昨聞	《晨報》	163
被捕學生全體釋放	《晨報》	167

五四運動與五四精神

「五四紀念日」感言	梁啟超	172
學生的政治活動	梁啟超	174
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	蔡元培	176
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	蔡元培	179

五四運動的精神	陳獨秀	181
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	胡適 蔣夢麟	183
五四運動紀念	胡適	190
「五四」偶談	傅斯年	199
「五四運動」的精神	羅家倫	202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羅家倫	204

五四運動與中國命運

五四產生了兩位新先生	吳稚暉	224
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	陳獨秀	227
五四運動之功過	周作人	235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	胡適	237
五四運動與國家主義	曾琦	242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	惲代英	248
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價值	張太雷	252
五四紀念與民族革命運動	瞿秋白	254
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	聞一多	258
「五四運動」的意義與教訓	簡貫三	263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

二十世紀初，以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為代表的一批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發起了一場「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革新、文學革命運動，史稱「新文化運動」。它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化啟蒙，啟發了中國人的民主覺悟，推動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也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思想基礎。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標誌著新文化運動興起。

陳獨秀

（一八七九年十月—一九四二年五月），原名慶同，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傑出的政論家、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一九二〇年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新青年》發刊詞：敬告青年^①

陳獨秀

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勸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硯，人生最

^① 《新青年》雜誌由陳獨秀於 1915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創刊。初名《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稱《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本文原載於 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

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準斯以談，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雅不願以如流之歲月，與之說短道長，希冀其脫胎換骨也。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

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

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髮，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嘗不新鮮活潑，寢假而為陳腐朽敗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寢假而畏陳腐朽敗分子勢力之龐大，瞻顧依回，不敢明目張膽作頑狠之抗鬥者有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諮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慧，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裡，——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於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德國大哲尼采（Nietzsche）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Morality of Slave）〕；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聽命他人，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其一切善惡行為，勢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謂之奴隸，誰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辨此。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之恆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創造進化論」（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風靡一世也。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存亡之數，可以逆睹。矧在吾

國，大夢未覺，固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無一不相形醜拙，而可與當世爭衡？

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持較舊種之所為，以並世之人，而思想差遲，幾及千載；尊重廿四朝之歷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於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減也。

嗚呼！巴比倫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世界進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當此惡流奔進之時，得一二自好之士，潔身引退，豈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請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夫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尚存，即無守退安隱之餘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以善意解之，退隱為高人出世之行；以惡意解之，退隱為弱者不適競爭之現象。歐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亞洲以閒逸恬淡為美風，東西民族強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隱主義之根本缺點也。

若夫吾國之俗，習為委靡：苟取利祿者，不在論列之數；自好之士，希聲隱淪，食粟衣帛，無益於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實與遊惰無擇也。人心穢濁，不以此輩而有所補救，而國民抗往之風，植產之習，於焉以斬。人之生也，應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苦鬥之兵，而不可逃遁惡社會，作退避安閒之想。嗚呼！歐羅巴鐵騎，入汝室矣，將高臥白雲何處也？吾願青年之為孔、墨，而不願其為

巢、由；吾願青年之為托爾斯泰與達噶爾（印度隱遁詩人，R. Tagore），不若其為哥倫布與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並吾國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餘國，強半與吾有通商往來之誼。加之海陸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謂絕國，今視之若在戶庭。舉凡一國之經濟政治狀態有所變更，其影響率被於世界，不啻牽一髮而動全身也。立國於今之世，其興廢存亡，視其國之內政者半，影響於國外者恆亦半焉。以吾國近事證之：日本勃興，以促吾革命維新之局；歐洲戰起，日本乃有對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國於世界潮流之中，篤舊者固速其危亡，善變者反因以競進。

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並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為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知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語云：「閉戶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車者，不但閉戶，且欲以《周禮·考工》之制，行之歐美康莊，其患將不止不合轍已也！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自約翰彌爾（J. S. Mill）「實利主義」唱道於英，孔特（Comte）之「實驗哲學」唱道於法，歐洲社會之制度，人心之思想，為之一變。最近德意志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制度人心，為之再變。舉凡政治之所

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於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時物質文明為美備，咸揭槩生活（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 vie）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

夫利用厚生，崇實際而薄虛玄，本吾國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弦而更張之，則國力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誦《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於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誑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像者何？既超脫客觀之現象，復拋棄主觀之理性，憑空構造，有假定而無實證，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靈，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在昔蒙昧之世，當今淺化之民，有想像而無科學。宗教美文，皆想像時代之產物。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士不知科學，故襲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

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於地，戰鬥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於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罔取近利，未來之勝算，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弭，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為科學。夫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較之想像武斷之所為，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宇宙間之事理無窮，科學領土內之膏腴待闢者，正自廣闊。青年勉乎哉！

新文化運動是甚麼？^①

陳獨秀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裡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甚麼，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生流弊的危險，這都是我們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

要問「新文化運動」是甚麼，先要問「新文化」是甚麼；要問「新文化」是甚麼，先要問「文化」是甚麼。

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威權；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

① 原載於 1920 年 4 月 1 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

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的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重哲學；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各國政治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但這不是科學本身底罪惡。科學無用，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甚麼一種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現在演講底《現代的三個哲學家》：一個是美國詹姆士，一個是法國柏格森，一個是英國羅素，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學家，前兩個是把哲學建設在心理學上面，後一個是把哲學建設在數學上面，沒有一個不採用科學方法的。用思想的時候，守科學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學方法便是詩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想像、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學是關於思想的學問，離開科學談哲學，所以現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爾橫拉在一起說一陣昏話，便自命為哲學大家，這不是怪物是甚麼？西洋文化我們固然不能滿意，但是東方文化我們更是領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們但有一毫一忽羞惡心，也不至以此自誇。西洋人也許有幾位別致的古董先生懷著好奇心要傾向他，也許有些圓通的人拿這話來應酬東方的土政客，以為他們只聽得懂這些話，也許有些人故意這樣說來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張新文化運動底青年，萬萬不可為此囁語所誤。「科學無用了」，「西洋人傾向東方文化了」，這兩個妄想倘然合在一處，是新文化運動一個很大的危機。

宗教在舊文化中佔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人類底行為動作，完全是因為外部的刺激，內部發生反應。有時外部雖有刺激，內部究竟反應不反應，反應取甚麼方法，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導，真正反應進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還是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利導本能上的

感情衝動，叫他濃厚、摯真、高尚，知識上的理性，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知識和本能尚不相並發達，不能算人間性完全發達。所以詹姆士不反對宗教，凡是在社會上有實際需要的實際主義者都不應反對。因為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羅素也不反對宗教，他預言將來須有一新宗教。我以為新宗教沒有堅固的起信基礎，除去舊宗教底傳說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請問擴充我們知識底學說，利導我們情感底美術、音樂，那一樣免了他力？又有人以為宗教只有相對價值，沒有絕對的價值，請問世界上甚麼東西有絕對價值？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甚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為孝弟底範圍太狹了。說甚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狹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到全社會的友愛。現在有一班青年卻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卻打著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大半只因為他通俗易解，主張白話文的人，也有許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學、美術、音樂，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

歐美各國學校裡、社會裡、家庭裡，充滿了美術和音樂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會及個人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也不像我們

中國人底生活這樣乾燥無味。有人反對婦女進廟燒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去燒香、去逛新世界，總比打麻雀好。吳稚暉先生說：「中國有三大勢力，一是孔夫子，一是關老爺，一是麻先生。」我以為麻先生底勢力比孔、關兩位還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關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關還多半是裝飾門面。平時長、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嚴，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們鬼混做一團。他們如此信仰這位麻先生雖然是邪氣，我也不反對，因為他們去打麻雀，還比吸鴉片煙好一點。鴉片煙、麻雀牌何以有這般力量叫我們墮落到現時的地步？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個簡單的容易解決的問題，不是空言勸止人不要吸煙、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煙、打牌的人，也有他們的一面理由；因為我們中國人社會及家庭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一樣沒有，若不去吸煙、打牌，資本家豈不要閒死，勞動者豈不要悶死？所以有人反對鄭曼陀底時女畫，我以為可以不必；有人反對新年裡店家打十番鑼鼓，我以為可以不必；有人反對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戲曲，我以為也可以不必。表現人類最高心情底美術、音樂，到了鄭曼陀底時女畫、十番鑼鼓、皮簧戲曲這步田地，我們固然應該為西洋人也要來傾向的東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並這幾樣也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裡連美術、音樂底種子都絕了，豈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子民先生曾說道：「新文化運動莫忘了美育。」前幾天我的朋友張申府給我的一封信裡也說道：「宗教本是發宣人類的不可說的最高的情感（羅素謂之『精神』Spirit）的，將來恐怕非有一種新宗教不可。但美術也是發宣人類最高的情感的（羅丹說：『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東西之表示，美術就是尋求這個美的。』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宗教是偏於本能的，美術是偏於知識的，所以美術可以代宗教，而合於近代的心理。現在中國沒有美術真不得了，這才真是最致命的傷。社會沒有美術，所以社會是乾枯的，種種東西都沒有美術的趣味，所以種種東西都是乾枯的，又何從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國這個地方若缺知識，還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術，那便非由這個地方的人自己創造不可。」

關於各種新文化運動中底誤解及缺點，上面已略略說過。另外還有應該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美公使說中國人沒有組織力，我以為缺乏公共心才沒有組織力。忌妒獨佔的私慾心，人類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國人特別好些；但是因為他們有維持團體的公共心牽制，所以才有點組織能力，不像中國人這樣渙散。中國人最缺乏公共心，純然是私慾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學界，沒有十人以上不衝突、三五年不渙散的團體。最近學生運動裡也發生了無數的內訌，和南北各派政爭遙遙相映。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揮公共心，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終久是一場失敗，或是效力極小。中國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有人說是個人主義妨礙了公共心，這卻不對。半聾半瞎的八十衰翁，還要拚著老命做官發財，買田置地，簡直是替兒孫做牛馬，個人主義決不是這樣。那賣國貪賊的民賊，也不盡為自己的享樂，有許多竟是省吃儉用的守財奴。所以我以為戕賊中國人公共心的不是個人主義，中國人底個人權利和社會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犧牲品。「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兩句話描寫中國人家庭主義獨盛、沒有絲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我們盡可前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

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甚麼護法，甚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裡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罷了。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

魯迅

（一八八一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十月），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浙江紹興人。「魯迅」是他一九一八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回憶《新青年》和白話文學^①

魯迅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赧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

^① 節選自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本文主要節錄原文中與新文化運動相關之內容，標題為編者自擬。

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裡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 Nietzsche）也早藉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裡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 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眇茫。以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甚麼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

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卜生（H. 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汪敬熙並且裝著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因為是上層的智識者，所以筆墨總不免伸縮於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致力於劇本去了；葉紹鈞卻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於沒有自覺，或者忘卻了先前的奮鬥，以為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甚麼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云——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著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只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甚麼批評人生的意義。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甚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卻比《漁家》更加生發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蹠：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歷史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

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於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採眾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復歸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卻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為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以下從略）

李大釗

（一八八九年十月—一九二七年四月），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一九一六年從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畢業回國，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

Pan···ism 之失敗與 Democracy 之勝利^①

李大釗

一九一四年世界戰禍之勃發，與夫吾國近來政局之翻覆，雖原因多端，湊泊而成，未可以一概而論，然挈其要領，不外二大精神之衝突，即 Pan···ism 與 Democracy 之衝突。

Pan···ism 者，譯云「大……主義」。持此主義者，但求逞一己之慾

① 原載於 1918 年 7 月 15 日《太平洋》第一卷第十號，署名守常。

求，不恤以強壓之勢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於其肘腋之下焉。是等關係，國家與國家間有之，地域與地域間有之，閥閥與閥閥間有之，黨派與黨派間有之。於是世界之中，有所謂大歐羅巴主義焉，大英利堅主義焉，大亞細亞主義焉，大……主義焉；歐洲之中，更有所謂大日爾曼主義焉，大斯拉夫主義焉，大……主義焉；亞洲之中，更有所謂大日本主義焉，大……主義焉。最近於吾一國之中，又有所謂大北方主義焉，大西南主義焉，大……主義焉；同一北方主義之下，亦有所謂大……主義焉，大……主義焉；同一西南主義之下，亦有所謂大……主義焉，大……主義焉。凡此者，其範圍之廣狹，區分之性質，雖各不同，而其本專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擴張一己之勢力於固有之範圍以外則一。故「大……主義」者，乃專制之隱語也。

吾於此發見二種奇跡焉，即他人之「大……主義」，乃奮其全力以向外部發展；吾國之「大……主義」，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體。故他人之「大……主義」，為擴充之主義；吾國之「大……主義」，為縮小之主義。竊嘗推原其故焉：人類有好爭之性，每求所以為爭之方向。強大優越之民族，所爭多在外部的發展，其民族精神之締結，國家位置之優勝，均足以助其爭之本能，以高其固有之境遇，而一致以注洩於外競。獨至弱小之國，其民似皆能自覺其懦弱無能，對外言爭，已決不敢作此夢想，所得以發洩其好爭之性者，惟有對內以自相殘殺焉耳。歷史所告，凡外競無力之民族，其內爭必烈，卒至亡國而後已。斯誠傷心之景象也。復次吾國之持「大……主義」者，包涵於此「大」之範圍，固不嫌其大，而統馭此「大」之中心，則不嫌其小，且欲其愈趨愈小，至於一身而止焉。前者喻如幾何學上之圓周，後者則如中心點。此中心點者，初猶劃定某一地域，某一黨派以當之，遞嬗而集極於某一人身矣。以地域或黨派為中心者，其主義猶為大某地主義，大某派主義；以某人為中心者，遞嬗而成大某人主義矣。夫至大某人主義，實現於一國，必為專制之君主，實現於各省，必為割據之群雄。前者有如洪憲之皇帝，後者有如今日之督軍，皆「大……主義」

之產物也。

宇宙間凡能承一命而為存在者，必皆有其自由之域，守之以與外界之體相調和、相對抗，以圖與之並存而兩立。倘有悍然自大而不恤侵及他人者，則彼之大即此之小，彼之張即此之屈，彼之強即此之弱，彼之長即此之消；一方蒙厥幸運，一方即被厥災殃，一方引為福利，一方即指為禍患。彼大者、張者、強者、長者，蒙幸運而樂福利者，固自以為得矣；然而小者、屈者、弱者、消者，被災殃而逢禍患者之無限煩冤，無限痛苦，遏鬱日久，勢且集合眾力而謀所以報之，此等心理，將易成為中堅，而卒然迸發，至於不可抑止。且人之欲大，誰不如我，苟有第二之持「大……主義」者進而挾其力以與爭其大焉，征之物莫兩大之理，則爭而敗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則持「大……主義」者，不敗亡於眾弱之反抗，即粉碎於兩大之俱傷。此即觀於歐戰中之德國，吾國最近之南北關係、滇蜀關係、桂粵關係，均足為持「大……主義」者之棒喝。而其演成之公例，則為凡特「大……主義」以侵陵他人者，其結果必遭失敗而無疑。

與「大……主義」適居反對者，則為 Democracy。是語也，或譯為民主，或譯為民治，實則歐美最近行用是語，乃以當「平權主義」之義。前者尚力，後者尚理；前者重專制，後者重自由；前者謀一力之獨行，後者謀各個之並立，此其大較也。

世每謂歐戰為專制與自由之爭，而以德國代表專制，以聯合國代表自由。綜合世界而為大量之觀察，誠有若斯之采色。但即德、奧、土諸國中，亦何嘗不有專制與自由之爭者，例如德國社會黨之在議院絕叫民主也，德皇不得已而允與修正憲法也，奧國之革命運動也，同盟罷工也，土國青年黨之奮起也，在平時斷無行之之希望者，均於大戰中行之而無阻。反面觀之英、俄諸國，俄則由極端之專制主義，依猛烈之革命，一躍而為社會民主矣；英則各殖民地對於本國之地位，將更進一步而成聯邦之一員矣；本國內之工人與女子，其政治上社會上之地位亦日益加高，此足證 Democracy 之勝利。潮流所至，持「大……主義」者，莫不退避三舍，

凡足為其進路之障者，莫不一掃而空之。為時代之精神，具神聖之權威，十九世紀生活上之一切見象，皆依 Democracy 而增飾彰采。美術也，文學也，習俗也，乃至衣服等等，罔不著其采色。近更藉機關炮、輪船、新聞、電報之力，自西徂東，拯我數千年橫陳於專制坑內情眠之亞洲，以竟其征服世界之全功。同一袁世凱氏也，迎之則躋於總統之尊，背之則伏天誅之罪。同一段祺瑞君也，忽而反抗洪憲，與 Democracy 為友，則首揆之位，群戴斯人；忽而縱容群督干憲，與 Democracy 為仇，則顛覆踣頓，復職免職，玩弄廢置如弈棋。此其顯者著者。其他居要位，享榮名者，舉無不以對於 Democracy 之向背為準。由是觀之，袁世凱氏之勝利，非袁氏之勝利，乃 Democracy 之勝利；其失敗也，非 Democracy 之失敗，乃袁氏之失敗。段祺瑞君之勝利，非段君之勝利，乃 Democracy 之勝利；其失敗也，亦非 Democracy 之失敗，乃段君之失敗。Democracy 於今日之世界，正猶羅馬教於中世之歐洲；今人對於 Democracy 之信仰，正猶中世歐人對於宗教之信仰。吾目所見者，皆 Democracy 戰勝之旗，耳所聞者，皆 Democracy 凱旋之聲。順 Democracy 者昌，逆 Democracy 者亡，事蹟昭然，在人耳目。奈何今之人，猶紛紛樹 Pan...ism 之幟，或依於其下以與 Democracy 為難，其不自取覆亡者鮮矣！吾不暇為失敗之 Pan...ism 哀，吾但願為勝利之 Democracy 祝！